北軒集 四

書序記說箴

銘贊 [illegible]

北軒居士集目錄

卷之十三 囚海錄 文

北軒居士集卷之十三

囚海錄 文 書

答李御史 海朝 書

稽顙言纍行纔稅使華繼臨豈勝仰望之懷而顧無扳逼之路今者辱書具審沍寒按履珍迪且感且慰不容言喻罪纍所遭豈敢以煩知舊之相唁其宜滅殄久矣而乃猶苟延恐以縗麻而就桎梏惡名狼籍覆載難容又不當時刎頸刳腹以明此心以謝明時卒有此行於此地則撫覽先人遺跡於十餘年之間而祥期奄又迫矣惟以少寓此窮天徹地之痛者乃

設位於昔時寢處之堂以奉饋食而已來時二偏親俱病使行之來一見家書其後有船而無書至今不知母病之在何境此心又當如何罪莫重於不忠惡莫大於不孝而罪纍實兼有之矣然而喘息言語猶夫頑然至於飲啄求活唯恐其或死此何人哉旣宜不敢煩人之相唁則又何能自有所復於盛存之下哉而所以略道其情者謂執事之異於尋常知舊故也米油之饋寔爲助奠且認其欲免於飢餓拜荷拜荷所謂執事之異於尋常知舊者盖有說焉方罪纍生出獄門從叔父來見握手流涕外首言執事之示

眷憫之意者仍稱道不已罪纍自念爲人所棄久矣而其爲知舊者尤避忌恐相累其强者助時人而攻之弱者不欲致欣戚於其死生之間滔滔皆如此而執事乃用眷憫則此豈可尋常視之哉詩曰無言不讎無德不報顧罪纍之荷執事者如此宜亦自效其區區而但未有道耳似聞卽日竣事下浦待風此非所以重愼之道也此地冬春間發船甚危罪纍所曾稔知亦多見其不幸者船人非不習於風也而大抵常漢頑迷又牽於販賣之利或多不審妄動之患官人之於使行又恒欲其去而不欲其留且行人之意

本自欲歸之速故候風之事不能萬全此事理然也執事豈以千金之重試之不測之危哉三月之中以至四月風恬浪息萬無一虞何憚而不少留以待也聞執事來時風甚順夫船行之自彼與自此其順逆難易相懸況秋冬之自北來尤其勢易然也其自南則四時皆難而惟春夏之間爲順耳恐執事以來時之安而忽於去路之危也茲悉告之凡安危所關不能不相爲憂念者即知舊之事也罪纍何敢默焉在執事度之朝報從下輩艱得借見而旋爲所促還未能詳須投送也吕罪人已納供而不知其語之如何

執事或有聞亦示之罪釁頑甚而猶有病比爲海風所感無日不痛眼又爛口呼使鄕生作字忽卒不一

答鄭重汝書

重汝尊兄足下僕罪逆險釁往年神降禍罰叫號穹壤靡有所及顧雖荒昧之中頗疑足下不相存問從叔父至自光縣見謂重汝定欲千里匍匐其不以疏爲其當以躬故也其後日月荏苒足下不果來僕又奄練其服其後承　譴海南則凡有相遻於途輒恨其非重汝坐寓舍聞叩門輒趣奴出見曰是必昌平鄭生者重汝也及迎而入乃別人矣留海南五月被

逮入獄旣出則仲施曰重汝頃來弔且日奔問於獄門之外也僕忙問今何在曰已南矣僕亦又南而不能無跂望於仙巖錦城之間及其乘舟海口猶不覺其首之矯焉甚矣僕之思見足下也入島數日李御史來致足下書思見足下而不得而惟書之見則又以爲慰也且知往年之不果來海南之不得見及旣來而不能俟僕之出獄皆有由焉又果相違於仙巖則始信其一見之眞有數在也足下長不及中身顏貌言辭不足以動人藐然一男子耳僕安所取而思見之甚耶曰心而已夫旣取於其心而猶顏貌之見

焉則豈僕之惑也然士有相感雖千載之上慨然欲望其顏色接其辭氣况今重汝哉僕誠何人也類今一國人之衆爲三而其二卽欲殺僕者於其一又多謗而攻之者卽不然鮮能知僕者卽其知者未敢以謂知之也雖然其欲殺與謗之者之中亦未嘗無知僕者知而猶如此則益見其勢之不得不然也足下以藐然之身呼於衆曰我知伯雨而所以處僕者一與夫殺而攻者相反而至於相隨於顛沛覊離之際者久矣末則身陷惡逆禍憯桁楊親戚隣里之所望而避而重汝之施之不怠而愈篤所謂衆惡之必察

焉所謂聞流言不信其行足下之心古人之心也思古人而不及見今人之如古人者舍足下其誰僕眞非惑歟然豈止此也孔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凋屈平曰衆人皆醉而我獨醒如重汝殆庶幾焉謂足下知余而贊之如此恐爲流俗之所譏而然苟自媚於悅我者僕所不忍爲況敢以辱足下哉前者有人謂僕曰松江之家於金氏有兄弟之誼而重汝之大人與伯雨甚善重汝安得不爾僕曰唯唯否否二家之誼如此而試觀今之俗親兄弟同父母或多不能相保則況所謂世交者耶夫惟重汝之心然也其

人無以爲對今而思之益知僕言之不妄也且足下所以知僕者豈特以爲不可殺不可謗而止其施之又豈特世交云爾哉亦相期於古人之道而已向於相見時或過被稱引今其書辭愈益深重則僕不暇感其知而懼其無以當之也然足下之不苟媚又何異僕之於足下哉是以頗亦自信而如有得也但僕病痼於憂艱魂亡乎患禍昏昏憒憒業無加進而志有以益荒恐終負重汝而愧古人也惟絕域殊俗嘆講磨之無人則尤切於足下之見而巨浸間之言之奈何繼因風便幸惠德音吾之望也不宣

答張金二生書

足下之於僕未有半面之分也乃馳書於不測之途附之以中心之貺以存安否濟貧乏爲事夫僕之所表見於世人人所知雖足下亦宜聞而悉之者即其罪而已三被竄遷再繫囹圄幸不誅殛又放之大海之外則東隣於日本西接乎江浙黿鼉蛟龍之並居煙嵐霜雪之雜處鳥言皮服之與往來魑魅魍魎之相追逐盖莫窮於天下而罕聞於今昔苟罪之爲取焉則宜無居於僕之先也然民固無以荊棘爲宮烏喙爲食劒戟爲衣被者安有爲士而求友乃取於罪

人如僕焉者耶足下禮勤而事殊情重而施舛抑將別有以也僕竊願聞焉

與柳生文世書

冬初有書入褫想照至否即日動靜如何纍人苟活依昔耳每思松汀同宿與海倉之追別未嘗不北望馳神也向者足下之問及於文而僕未有所對前書卒卒又不能及僕聞足下久矣而邂逅相遇於流離羈旅之中足下之與之甚勤且厚而其以文爲問則僕所以茲然疑於爲對也夫僕豈爲文者粗嘗思追古人之心事而其人已遠獨其言存故就而究求其

所謂心與事者以用力焉時或自出其言則爲吾之文而已而人見之輒曰古人之文也是果以僕之心事爲有合於古人而於其言亦云爾耶抑徒見其爲文也至於世之罪僕者亦多稱僕文將其心與事可誣而惟文則不可故耶足下悶僕之窮而加厚焉則旣異於罪僕者然不能不以疑夫衆人者敢疑於足下也然僕於今日又竊自疑其平生用力而求之者無所得而有悖違故至此則世人者殆非誣而文之見稱愈可疑耳足下南之佳士固亦用力於古人之道者於此當有見焉勿以問而以教之爲幸甚

答沈旌義書

旌義縣監足下玆蒙專致祭物米麪魚肉等凡二十餘種今世　君臣父子之大倫殆喪矣將卒之分雖有深有淺亦未嘗不大矣而其不明又甚世道然也舉今韎韐之類非出先人幕府者少而捐館之後人情頓變況不肖罪釁此極孰肯追舊日之義而以及於其遺孤也足下之於先人雖嘗得一言之奬而未及顯蒙其拔擢之恩則亦不可謂深矣而遇不肖於絕海之中眷恤有加及今之助祭愈極其誠而盡其義此豈但與世人之情相遠乎方先人掌政之日足

下未嘗求見不肖之面目而今乃如此則足下誠有不可易言者盖不以存亡盛衰而尤致意於窮辱之際不報之地惟恐義之不盡是古之道也然古之道恒不容於今之世足下出自名家其才誰之不如又久有履歷而乃困於此殆有以也向風感仰之餘又竊爲足下悼之不宣

與宋伯純書

自屛川逢別之後消息無憑間因家信聞親事順成則雖不得兄書足以知兄之安否也昨自景徽所傳兄客歲一札其慰又可知也親事之成兩家之幸但

兒於近日苦不利於口而猶無親近罪人一條目今乃添成謗案想海瀁山出有不勝抵當是弟奉貽者然也然兒旣不以置念弟又何敢多言惟女息實有不堪爲法家婦者人家兒少無論男女其有豪華氣習者最害於德弟家之無此習兒所知也况弟一生流離窮困爲弟之子而豈有豪華之理惟其流離之故此兒養於其外家外家固亦寒素而不幸前後携往於其任所雄藩大都使之飽食嬉遊遂以成習其母之隨弟於西遷南竄井臼箕箒辛艱勞苦之事此兒皆不見也且以其不在弟側之故實無所教即教

之弟又何能化之也以其習豪且無教而今乃猥爲法家婦豈其所堪耶兄須痛加誨責俾無大過則幸甚弟之今日所處不欲復言但兄之於弟頗嘗有誤知者存故以弟爲猶或可以堪遣於今日此又誤也誠以悲憂感憤之積精神幾盡散下外雖起居言語其中則無異病狂之人嘗驗之看書纔過數葉輒泯然惛然殆不能辨其口讀卽舊所熟講之書亦然往時豈其如此此皆摧傷沉没不可以復爲人者雖欲自奮末由也已古人所謂無入而不自得所謂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者弟雖不敢自期如吾兄者未

嘗不以期之矣而今何如也每念之愧汗然不暇自
愧尤以歎兄之誤於知也爲此布露或兾其更有以
教之耳景徽前後書見之歸待吉慶此外何言書云
遊天冠山南望漢挐若可超越亦自不覺其心神之
飛動也向猶謂隔一水今棄我而去我又何以爲心
多書不別幅可同照也不宣

序

東川唱酬錄序

自余之始謫居于耽羅吳典叔已屢來相訪一日袖
所謂東川唱酬錄者來示盖余昔年省親之謫于此

也所與與叔唱酬諸詩而先君子之詩又有若干篇焉余今繼來目擊遺躅無地而非愴懷之地况其性情之形於比與而森然乎卷中者哉仍記先君子嘗於荒陬中遇與叔以爲佳士待之特厚與叔亦委身請教故先君子所贈與叔詩盖多勉學之語不然則自爲發舒於寬寂之中無非所以言志者而亦令不肖及與叔和焉凡在錄者可見已當是時余與與叔恒侍而受學或退而自嬉於私處仍出而並遊於東泉之洞淸風之臺幽花奇石竹樹草莽之間或又適野而望遠山登高而俯滄海有與未嘗無詩有詩未

嘗無和而來學者諸生如高萬秋梁秀瀛輩雖不能與於唱酬頗喜具酒買魚以助笑謔盖亦自効其情欵而又能使余與典叔之詩愈多也當時先君子雖在患難能安心而處之自余而言則晨昏之奉過庭之訓莫樂於天下也又得典叔爲友切磋之暇相與徜徉甚適如此殊不知去鄉於嶺海千里之外也故其詩雖不足觀而自然不爲戚嗟愠懟之辭亦可考而知也及乎今來則煢然孤獨只是遺躅之愴懷而已又自念其所遭實由於罪釁之極雖欲如先君子之安心卽何能也如典叔者雖因舊好益致慇懃然

徒知故我而已也今余毋論受學之無所切磋之無
可施雖欲更以文字之末及於人亦難矣其或自奮
於悲憂困窮之餘者殆類狂夫之妄詈而與叔之詞
藝本自純雅具著於是錄至今又何足須余也然竊
觀於耽與叔外如諸生輩殊無向學如昔時之爲者
未知耽之士風自有前後之盛衰歟抑亦余之孤煢
罪釁而然也回視十六七年之間哀樂盛衰人事之
變土風之異如此唯東泉之水瀰瀰焉窮日夜者猶
昔耳毋論余之愴懷雖與叔豈無俯仰之感耶先君
子之詩余嘗收錄而藏弆若余所作本不必存之而

今典叔存之於余已忘失之後亦可見其勤也典叔固佳士而其篤於舊好如此又方勉而不怠宜必達而後已豈如余之困窮而止哉余知是錄之傳唯典叔賴焉耳姑書疇昔之事與今之愴感於心者俾弁諸卷之首

梁壬老字實之序

爲濟州鄉任之首者梁君岑以童子謁余於東泉之謫舍曰是吾亡子秀瀛之子曰壬老也請有以教之余記先君子之嘗謫于濟也梁君以秀瀛謁而請教先君子以爲可教而留之旣累年秀瀛之詞學日進

及余之來寧則秀瀛又處余於師友之間益勉不懈其後先君子旣北歸秀瀛卽中州解上京不幸見黜於有司又不幸以疫歿於旅邸余嘗憐之及余之令來梁君之以其子謁固其宜也而俯仰人代彼此今昔之感如許則又輒相對而泫然也秀瀛敏於才又其志甚勤自以家世爲一州之望故思欲立身成名益以張大雖梁君之志亦然不使之在傍而旅於千里之京冀卒有成乃無所成而以一棺返焉梁君之悲可知而然有壬老則如秀瀛在也又豈能不以其冀於秀瀛者冀壬老哉此今所以請敎之勤而余何

能副之也無已則有先君子之所命於秀瀛者即其名是也先君子盖嘗嘉其秀出於瀛海之外秀瀛亦顧其名而勵其志然秀而不實則豈非不幸哉今余欲繼有所命於壬老而梁君戚然曰壬老者其父之所呼乳名也今何忍改爲余又不欲強之而壬老雖童子今已十六歲且冠矣余不忍改其名而即爲命其字曰實之盖悲其父之秀而不實而望其子之實之也易著幹蠱書稱肯堂爲人子者誰不可勉而壬老之所當勉者愈切也今夫嘉穀既耕而耘之其遇旱蝗則已不然豈不能穫其實哉壬者識其生年而

老者卽祈祝之意也然壬屬水而爲冬冬爲歲終穀之實在秋之晚譬人之老而後有成則名壬老而字以實之又未見其不相當也余見壬老其敏不若秀瀛而頗沉厚有氣能自讀書爲業苟其無怠於耕耘天且不棄秀瀛之志報以豐年之祥於壬老則至秋而粱氏之取禾不能三百吾不信也

送吳典叔赴 殿試序

國家以濟州處於大海外俗故荒陋文儒之風不振也自前屢遣御史試士以試卷上之拔其優者許赴殿試得大科以勸之然其所試止一州雖以之得科

世或鄙之愚謂一州固狹於一國一國而獨不狹於
天下乎且雖與天下之士羣進而見拔而要止於一
時則其獨不爲古人之所鄙乎曰惟其人焉而已天
下未必大一州未必狹世固不宜以濟州科爲口實
也時漸降而人之才愈衰天下愚所不知姑以一國
言之其在京師與八道士爭得失而爲所拔者其不
至可鄙者苦鮮假令其人移籍於濟州以就御史試
愚誠未期其果優而見拔也俗之陋文之不振豈其
濟州之云而或有果優而果宜見拔者出於濟州則
所試之大且狹固無論已雖欲以仰追古之人殆無

不可哉故惟其人焉而其人爲誰即今赴　殿試者
吳廷賓與叔是已余於濟州今實再到矣而與叔於
前後輒辱與之相從以講文事盖嘗熟知其才也與
叔之志固欲追古人以爲徒而乃其藝業之所就視
今京師之士多有過而少或不及焉況與叔早歲已
與京師八道之士戰藝而以優故即登上庠名實蔚
然惟其親老而不復遊學京師不然則其得一國之
科久矣豈肯在此以就御史試已哉時降故人之知
人之才者又鮮愚恐京師士大夫之於與叔或謂其
濟州科而鄙之故於其行不能無言但余方罪辱危

歟其敢取信於人然知典叔者將不待余言雖其不知者於愚之言庶或不以人而廢之也

送鄭生敞遠赴　殿試序

鄭生敞遠與吳廷賓典叔齊名於濟州自二十年間濟人輒相謂曰苟朝廷遣御史試士者其所取必吳生鄭生云既而去年御史果來試士今年榜目至則鄭生果入格爲首而典叔居第二　上命皆直赴殿試濟人之言驗而兩生之名其不虛哉余既爲文送典叔頗稱其藝業視今京師之士有過而少不及者盖以其得濟州科爲屈而其言亦非過也苟欲知

鄭生嘗觀於典叔而得之苟欲知余之知鄭生當觀於余所稱典叔之文而得之無他兩生之名與實實相齊故也抑余於兩生乎不暇喜其得科而有所恨者在焉余與兩生舊相好也而相遇於今日兩生不以其人事世故之變而益篤其好是余得親舊於窮溟絕域牢騷困苦之中矣莊周曰逃空虛者聞人足音而喜兩生豈適足音已哉鄭生又喜飲酒善談謔凡與之處者尤親而愛之日間被酒而來訪余歡然相叙既而掀髯拊掌於座上酣暢淋漓盖其豪氣未減於昔時而又欲以此寬余之牢騷也如鄭生者毋

論其藝業之實雖以其飲謔之餘而觀之殆非絶域中人也余雖百憂萬死亦或可以待如鄭生者一笑焉而乃今兩生皆棄余而走京師自今不復得聞足音矣豈能不使余恨之哉然其所恨於鄭生者有甚故以是作送鄭生序

送高萬秋赴　殿試序

昔歲在辛未余省先君子之謫于濟州謫舍闃然惟數三學子侍焉不肖謹問曰學子誰最可教先君子命曰此豈無才敏子弟而惟萬秋多質質者終必有成萬秋學於吾已有年稍解蒙泧今可授以作文之

法也不肖請曰萬秋方何在先君子曰是旌義人昨
適歸寧不日且來也既而果來余視之果多質人也
萬秋仍受學於先君子而於余則見待以師友之間
如是者又有年惟其質故能篤篤故能漸進其詞藝
反出才敏者之上先君子誠知言哉其後萬秋屢中
州解上京輒寄托於余家先君子雖公務紛劇之中
未嘗不勉萬秋學俾與余諸弟共焉然萬秋不幸連
屈於有司余不暇悲其屈而惟恐其卒無所成以傷
先君子之知也余於往年以纍然孤煢之身又謫來
于濟州對萬秋輒道前日事而會朝廷遣御史試諸

生則萬秋之屈於前者可以伸於今而余之勉於萬秋又可知也旣而榜目自京師至萬秋果入格　上命直赴　殿試將得大科嗟乎萬秋其有成矣孰不以先君子爲知言哉且士之得科亦重矣況在齊州之陋邦哉故其得一科者其名不廢於累十百年之後吾知從今以往濟人之誦萬秋名者又必曰是人之得科以其受學於某公故也此雖不足爲先君子之重而乃萬秋則庶乎不負其教育之恩也抑余又以告萬秋曰爾誠多質而質者衆善之本也自質而可以有成者豈止科名而先君子所以奬爾之意殆

未易量也爾毋自足於名惟益篤於爲善之實則進而爲　王朝之用退而與士大夫遊何往而非爾之成哉且豈惟濟人之誦其得科雖一國之人凡知爾之善者又將曰某公誠知萬秋而莫非其教育之故也則爾尤爲不負舊恩矣萬秋勉乎哉余於其赴試之行聊以此爲送萬秋姓高令改名萬贍而吾以云爾者以先君子之所嘗呼也

記

濟州東泉謫舍記

往歲己巳先君子爲壬人所構謫濟州越六年甲戌

當　更化還朝越十一年甲申捐館舍越三年丙戌不肖春澤又被前壬人之黨之齮齕未及釋褎而謫于濟其距昔之來覲實十有六年也旣下舟入城則州使按法府關文將安接余于民舍問所欲居余曰其惟先君子之嘗所居焉者乎遂就而居之濟之爲地海道一千里風波之虞不測至則炎蒸霧雨非人所堪無論其氓俗陋薄生理艱荒卽草木土石朝夕百物接乎人之耳目者莫不絶異於陸陸之聲信苟不得便風或阻絶累月逾歲雖官于此者亦皆怖畏憂戚若患難然況謫乎哉故凡罪名之極重者幸不

殺死則必於此而困辱之豈不以其地之最窮於國中也夫人之於其先父兄之所留跡雖其尋常經過之地已又偶然而至焉無不觸目興思而不能忘者人之情也而況前後謫於玆地乎哉況余方憂疚之中而覽昔日之跡者其情又可知也舍如舊或有所增凡爲房者四於是就先君子嘗所寢處之房設位以餽奠朝夕就嘗所置奴僕等者爲余與居之所餘又置今奴僕則凡州人之舊相識者旣來弔余又環顧躊躇不覺其人事之已變十年之爲久而卽未嘗相識者亦皆感歎不已況余之痛之哉患難者人所

不免而如先君子及不肖之前後遭値夫豈尋常之
比而且先君子之屈伸固以見當時之世道　國事
雖不肖之奇窮其受困辱於壬人之黨亦豈無所係
而然哉然其事自有　國史與公論若余之所痛於
今日者在余心與余之子孫惟濟人之所躊躇而感
歎者恐有時而忘也要使其指點荒墟之間謂是金
氏兩世謫居之處而有以想余心之如此仍求其所
爲關係於時者則舍亦不可無識也舍在州東門之
內一里許而嘉樂水經其前故洞以東泉名閑窻而
望拏山西庭有柑樹北則叢竹舍之主州妓吳眞也

山池洞金還尋家記

昔周公遭管蔡流言之厄辟居於東東人爲賦九罭之詩其首章曰九罭之魚鱒魴我覯之子袞衣繡裳此言其得見周公而喜也二章曰公歸無所於女信處三章曰公歸不復於女信宿此言成王將迎周公歸周公之於東特信處而已也其四章曰是以有袞衣兮無以我公歸兮無使我心悲兮此言周公旣信處於東故有此袞衣之人且願其少留而悲其歸之遽也當時周公之所遭不特周公之不幸實周室之不幸而東人以得見爲喜成王之迎周公歸不特周

室之幸實亦東人之幸而東人乃顧其畱而悲其歸
也假令成王不悟流言周公不爲所迎而又不得安
於東終以快管蔡欲殺之心則東人之悲尤何如哉
向在己巳歲尤菴宋先生以獨傳周公之道之故不
容於時而放於耽羅耽固海外莫窮之異域苟非朝
鮮與先生之不幸則耽人豈有得見先生之理此其
爲喜當不啻東人之於周公矣未幾先生隨金吾郎
而去耽卒被禍於途朝鮮之不遂亡盖幸而此乃天
地之間莫大之變實所謂周公之不得安於東管蔡
之快其欲殺之心者雖天下萬世之人當涕泣裂眥

況論一國一時又況論耽人之悲哉然以其得見於
不當得見而其去也如此則其悲又可知也且先生
之於周公其道固無以異矣而所遭之時不同周公
則惟管蔡而已而又卽斯得而致辟先生則雖 明
主追悟於六年之後雪其寃伸其枉而擧世猶多管
蔡之黨也耽以海外故其人朴而野不足以爲管蔡
之黨而僅足以知周公之爲周公又可見耽人之悲
之誠也雖然耽人之於先生不可謂不知而亦不能
深知焉則以其陋故也嗟乎先生當天下盡陷爲夷
狄禽獸之日獨能傳周公之道使朝鮮不失其禮義

之稱雖窮邊極海至陋之邦其民亦皆知君臣父子之倫者莫非先生之化而耽人與受其賜傳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然豈終不可知耶况以其所已知者而勉之則其知也必深其知也深則其悲也當逾久而不忘矣耽之州城東山池洞故州奴尹繼得之家後爲金還尋所買者卽先生當日之所寓居也今去先生二十年耽人猶指以謂此宋先生㮣棘之所也居其隣者或言先生一日扶杖而循庭手自種薑於隙地其爲儒生者則言先生嘗出行槖中果脯具酒爲文使其孫修撰祭於橘林之祠祠卽冲庵圭

庵淸陰桐溪四賢之所享而其後耽儒以先生並享者也又言先生在棘中無所事惟取去州校所藏諸古書而讀之且口授修撰以書而其諄諄提誨若于小兒之初學也余方以罪爲耽民聞其言而應之曰汝不知乎此先生所以傳周公之道者也所以使陋邦之民知君臣父子之倫者也所以耽人喜其得見而悲其今不可得見者也先生之道將暴於天下萬世其化已著於朝鮮一國之人則耽人之喜且悲何足爲先生重而惟耽人者不可不勉也凡其可以勉之者在其心不待乎其耳目之所接而語曰愛其人

則愛其屋上烏使東人既不復得見周公而獨見其所居之室則其必曰此乃衮衣信宿之處而益致其愛慕之誠矣而今山池之家是也余雖至愚其知先生豈不能深於耽民之知之而顧方辱賤無以勉乎人尤何敢稱述先生哉惟作金還尋家記而略道其所以然

說

潛女說

有所謂潛女者業潛水採藿或採鰒然採鰒比採藿甚難而苦有過之其容黧悴有憂困求死之狀余爲

勞之仍問其事之詳對曰吾就浦邊置薪而爇火吾
赤吾身着匏於胸以繩囊繫於匏以舊所採者鰒之
甲盛于囊手持鐵尖以游以泳遂以潛焉及乎水底
以一手撫其厓石知其有鰒而鰒之黏於石者堅而
以甲伏焉堅故不可卽採伏故其色黑與石混乃以
舊甲仰而置之以識其處爲其裏面光明在水中可
察見也於是吾氣甚急卽出而抱其匏以息之其聲
劃然久者不知凡幾然後得生遂復潛焉以赴其嘗
識處以鐵尖採之納於繩囊而出至浦邊則寒凍戰
慄不可堪雖六月亦然遂就温於薪火以得生或一

潛不見鰒再潛不果採者有之凡採一鰒其幾死者多且水底之石或廉利觸之則死其虫蛇惡物噬之則死故與吾同業者以急死以寒死以石與虫物死者相望吾雖幸生而苦病焉試觀吾容色也余爲之憫然又前而言曰公知採鰒之難不知吾買鰒之甚難余曰汝今採鰒人且從汝而買何汝之自買爲曰吾小民也鰒美味也以小民取美味以充　上供以備諸官人之食又以給諸官人之所餽於人者是吾職也吾雖不得以爲吾衣食之資每思官人與其所餽之人者雖其最下當有加於吾吾敢不恭雖病敢

以恨乎惟諸官人之所甚寵而惟恐其言之不從其欲之不能滿者其賤而可鄙無以異於吾惟塗朱粉被錦綺異矣而以寵之故吾之鰒常爲其所聚以言之從故尤徵督不已必其多聚而滿欲以聚之多故散而賣之以益其富吾苟病不能採或採而無所得而被徵督之迫焉則時就其所聚而買之還以輸於官夫賣與買各以所欲也令知吾之勢不得不買故極其價之高而售之吾於是破產焉鰒一也而其採之患則止於吾身其買之禍則家族皆且不保吾豈不大困而甚難哉余以謂泰山之虎永州之蛇幸無

苛政虐賦今汝兼有採鰒買鰒之苦誠可憫也已

夢說贈宋景徵

自禮有致生不知致死不仁之說人神之際可得而論也祭祀之理惟曰我之精神祖考之精神若曰無神何以祭而受福若曰有神其將不待子孫之致其精神而乃嚮于梁降于堂歟人固有乞人之簞食豆羹以爲命者惟神則非致乎精神則不享由人有欲而神無私也故雖可以不義之物養其親於其生而不可以不致之誠而望鬼神之降格苟能致誠天地山川無不感應苟其無私卜筮之事能以決疑況祖

考子孫血脉之流通者哉然爲其祖考者是賢人君子也則人神之際尤嚴而子孫之致其誠宜尤如何也人有夢見其祖考者夢未可徵焉則惟以祭祀之理徵之而已使其精神與祖考不相隔而寤寐之間有以感應此何異祭祀之得其降格而受福而其爲可徵不啻卜筮之决疑也高宗之夢傅說先儒以鏡爲喩觀夫審像惟肖是說之爲高宗所感如物之照於鏡也鏡惟明不曰誠則明乎高宗之於說也非有平生之親血脉之情而誠之感應至於如此况於祖考子孫之間哉雖然高宗之事不可常有且凡晝之

所思夜見於夢人之所思有誠有妄有公有私牧羊之子或身爲王公如是而見祖考於暗昧之中從而曰吾祖爲此事吾祖有此言云爾則豈足徵也而況爲賢人君子之子孫其不可易言者夢也賢人君子之子孫未必皆爲賢人君子如其祖考然後可以祭可以夢然須精與誠而已所謂精與誠者何也不曰祭之日思其所樂思其所嗜乎推此而往可知其致誠之道而其於一切人事亦必以祖考所是爲是所非爲非雖於一日之間寤寐之頃我之精神得與所謂賢人君子者相感而後得夢始可以信其不妄而

誠也頃余就鞫獄也勿論余自分於死雖親舊皆不能期其生也宋景徽謫在康津一日夢其先祖尤齋先生臨而詔之曰汝勿過憂吾與老先生已理於帝所矣翌日得北來書聞誣告者之被刑云所謂老先生卽余先祖沙溪先生而二先生卽皆世所尊大賢君子也余謂景徽素賢而又篤於奉先之誠其夢不宜妄矣而然此宜益勉而不可遽以自信况其以余乎則尤竊有疑焉余之無惡逆之罪固天地鬼神之所臨質而然余不肖無狀豈望其先祖先賢之有以冥佑也哉景徽愛我過無乃以其所思自爲其夢如

牧羊之爲王公而先祖先賢非必有所感應於其間歟余方自疑又不敢不自勉苟使余有可以得先祖先賢之冥佑而感應也則景徽之夢果非妄而其愛我也果非私矣然則不惟余之繼此而自勉雖景徽亦當有以驗之於其誠與妄之間姑作夢說而贈之

錄

母夫人行錄

惟我母夫人姓李氏其系出於忠清道之韓山實牧隱先生之後也曾祖考諱德洙吏曹參議號怡愉堂祖考諱弘淵議政府左參贊祖妣貞夫人金氏考諱

光稷司憲府持平妣恭人安東金氏淸陰文正公之孫同知中樞府事諱光爔之女母夫人以辛卯歲之十一月生年十四持平公捐世金恭人毁而病夫人遂育于叅贊公金夫人所叅贊公金夫人視夫人猶自生也雖夫人之于叅贊公金夫人亦猶親所生也十七歸于我先君子以我祖考光城府院君瑞石先生爲舅以西原府夫人韓氏爲姑我曾祖考諱益兼以布衣當丁丑虜難殉節於江都而其配尹夫人時在堂我金望光山世所尊沙溪先生於先君子爲高祖而金氏舊與李氏已有伍聲之好秦晉之親瑞石

先生之於持平公卽自童丱從遊至長則益相敬一日持平公過瑞石先生聞先君子之啼始呱呱然曰吾於前月生女遂約以婚至婚而持平公不及見焉則兩家共深悲之持平公以英才敏性尤篤於慈孝而不幸無丈夫子其念夫人不啻如掌珠而加之以義方之敎夫人有承無違德惠則見旣而移其孝於舅姑推其順於家人瑞石先生及府夫人嘉之先君子又甚宜之尹夫人有卓識高行素善知人旣撫夫人贊則曰大金氏者必是婦已吾以未亡人鞠子弄孫今孫婦之長之賢如此吾尚奚憂哉寵之殊甚別

賜土田奴婢以志之瑞石先生雖早顯而甚清寒叅
贊公家素儉嗇金恭人又未幾而捐世夫人惟日夕
躬針線以奉先君子而冬裘夏絺不闕以餘其後多
養子女而無或以為兩家尊老之憂於是又咸嘖嘖
曰是婦不惟優於德乃其才如此云自　仁敬王后
膺簡行嘉禮私家所以接遇宮中人其政甚殷夫人
佐府夫人為之事無巨細悉辦以治遂及府夫人通
籍　太內至　后正位坤極又常常入朝謁前後得
見於　莊烈　仁宣　明聖三聖母者數矣而夫人
克自謹畏又敏於周旋宮中稱之　后愈敬焉庚申

先君子決科而仕癸亥始析產以居時祿薄且先君
子未嘗經意家事夫人尤不欲使其知有無而禁直
傳餐必先於他家先君子有執友相邀致耻以無酒
告每時節開燕瑞石先生過焉夫人洗手具饌以奉
之先生歸則輒讓廚婢曰何以不如吾婦之饌之佳
也乙丑從先君子之任水原府丙寅又從於全州營
衙先君子素清嚴其在雄州巨藩不以絲毫爲妻孥
計雖常俸或減剋最痛禁命令之由飯門行而夫人
安之不特安之顧自以因家私而爲先君子之累爲
懼焉其後先君子官益崇節操益厲雖甚不悅者莫

不一辭於清白則是固先君子之盛而亦夫人之助有賴歟丁卯瑞石先生棄背夫人以冢婦承事己巳姦壬構禍先君子服纔闋而竄濟州以其無人養尹夫人及府夫人不許夫人之從配所無何尹夫人棄背先君子承重夫人從而服焉時方流離喪故而禍機又罔測先君子殆不得安於竄而家 國且俱亡頼 聖上保全至甲戌則爀然更化而先君子首蒙釋又特陞秩歸拜府夫人旋留守江都夫人奉府夫人從焉俄又陞正卿門戶寖盛隆不肖兄弟十一人婚嫁者多各產子女又有已登大科者人皆艷稱夫

人之榮貴蕃衍時行　東宮嘉禮私家以　元妃之
戚得被　召赴　闕闕中故例於禮成之夕必擇有
福德夫人奉設　東宮與嬪之衾枕諸女官議可者
仁顯王后若曰非金判書夫人不可夫人遂感悸承
命聞者尤艶稱之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詩曰樂
只君子福履綏之凡知先君子與母夫人之賢者皆
以此頌之而夫人未甞有驕矜自多之色先君子尤
兢兢謙挹每戒之以去奢惜福先君子管諸司多月
俸頗厚又四方有時節例餉而親蓋廟薦之外又蓄
儲以補墓役之需家產無尺寸之長而夫人則案未

嘗兼味衣恒至於垢獘亦怡如也癸未先君子陞一品夫人爵貞敬人臣之位蔑復加矣而當是時出而見先君子猶寒士之時入而見母夫人不知其爲命婦之貴也母夫人又深於兄弟之愛自以早失父母其與二妹及持平公所後子視之不啻手足吾家季父早夭而季母之仰夫人無異於其仰府夫人鄭氏姑之沒子女多稚弱府夫人甚傷之夫人爲撫恤周至使其子女殆二下母而有母固不待先君子之勉之也推以及於遠近族黨莫不以恩且慈愛異常自子女所生諸稚以及其婢僕凡有寒餒若在于身雖他

卑賤有從而乞求必欲滿其望勢不給則呻之如病也旣位尊年艾而梱內事率親其勞不令諸女婦若婢僕代之婢僕有罪先誨後呵絕不用箠楚竊見其於人人者唯恐傷其意於人人者唯恐傷其意則此其天性極於仁恕而原夫始終所爲在家適人以孝以順遂具衆美雖本幼教之正卽性所固然若夫針線酒食之能又其餘事耳嗚呼以不肖罪釁之極先君子乃於甲申之冬奄捐館舍不肖頑不遄死則粗嘗思所以自盡者夫以先君子之平生崇儉而今若葬之厚祭之豐則甚非其遺意而竊恐母夫人之或

拘於習俗之常也服旣成則乃恐入見而告之曰與其循俗而豐曷若簡而遵遺意則夫人輟哭而諭曰吾已思之若言如此惟若所爲也自是凡葬具祭品一聽不肖裁量母夫人若無與於其間者至粟米錢帛其以奉喪事者外如家中大小朝夕寒暑所自養其出入調度皆闕不肖及有他事輒曰問吾兒爲也雖以哀痛之極不自欲生而然由糜粥而疏食由疏食而薑桂不肖有請未嘗不勉從盖曰若在吾何敢死也不肖妄嘗論婦女之行古人必曰三從而三從之中從子爲難理亦然也惟我母夫人於其難者尤

處之有裕每見先儒論事毋語以爲世固有此而若如我毋夫人則先儒之言無所可施特恐爲子者不肖無以奉體其意耳嗟乎此猶止爲閨閤中盛節惟我毋夫人抑有大焉今年女婿恩津宋婺源倡多士疏陳首相崔錫鼎之不當爲 神宗壇祭官 上震怒命婺源遠配其妻驚隕不知所爲夫人寬之曰是能繼其先祖之志者遠配何傷婺源實尤齋先生之曾孫也旣而不肖與仲父竹泉公爲趙泰一所誣被行遣同時辭訣府夫人及夫人夫人又歎曰此吾生子不碌碌罪嗟乎夫人不知不肖之無所比數意其

有與於賢邪消長之際者雖其愛子之過而然當患
難不懾不屈惟以義理處之此士君子之所或難則
豈不尤卓然也哉嗟乎春澤不孝無狀不獲終守先
君子之几筵乃曳衰麻而就縲絏來投湖南之棠岳
幽囚於別津驛之村舍南臨大洋即先君子之所嘗
謫居而不省所爲浮舟而入覲者北望雲山相繆莽
然千里不知母夫人之處即其方寸可知也然素頑
豈應以此成疾特不能將護父母所遺之體沉淹困
頓今且累月近又聞邪黨進兇疏其計專欲甘心春
澤雖恃 聖明在上不日人衆則勝天乎不省雖或

不歿於疾恐將不免於禍顧念母夫人之含哀忍痛
延至於今者徒爲不肖不肖而歿者母夫人殆無幸
矣嗟乎今以我母夫人一生言之始雖痛失怙恃而
其奉歡於舅姑之前者二十年府夫人又尚無恙已
已之憂極矣而轉憂爲喜況其中年之榮貴蕃衍備
盛固爲人之所頌也而不幸遽遭崩城之慟卒以不
肖之故重貽其憂傷至不能保其克終乎天年則禍
福之無常如此所謂積善餘慶之理亦疑於舛而然
皆不肖之罪也痛矣痛矣抑念天人雖互勝禍福雖
無常而百世之下不可誣者善惡而已若我母夫人

之至性純行實自無愧於古之女士則豈以其子之不肖而遂爾泯滅哉自惟危喘恐無以復效一日之誠玆敢濡筆以淚謹錄其平日言行之一二庶幾以示後人而又懼其言出不肖無足徵信然不肖之不恐爲浮衍之辭以重其謟親之罪則後之君子亦或見諒焉已矣我祖考諱萬基先君子諱鎭龜官戶曹判書爵光恩君夫人十一子者丈夫八女子三其長即春澤次普澤雲澤皆文科民澤進士祖澤福澤廷澤延澤女長即適宋婺源者次任徵夏次幼諸孫之名詳於先君子行狀中今不盡記丙戌秋七月十一

日不肖男春澤謹述

北軒居士集卷之十三

北軒居士集卷之十四

囚海錄　文錄

被逮錄

余之待後　命於海南之五月歲八月四日己丑夜與鄉之二生同卧奴忽自外至曰有多人持炬火來又曰有鵲衣羅將余前已聞北方事方待變亟起而衣出廳啓戶則多人已到階下鵲衣先之而紅袍金吾郎者後焉余敬問曰今似有　王命當下庭承受耶羅將曰毋即自上取其帶從余後縛余之兩臂又索余小單衣囊余之頭曰拿矣紅袍郎時與余對坐

所與同臥之一生惶怯竄伏廳下其一生尹殷輔者稍剛立余傍觀變一如竄伏呼而方來旣而郞謂余曰不大段其言貌頗恭羅將就廳與房周視若搜籍者尋止余聞凡就鞫者或憂怯自斃故郞與羅將務寬之然余本無可鞫之罪且郞苟非欲殺我者之黨則其言宜以誠也試擧首視之所不曾見第對曰大段與否非可言惟以法例也微問羅將曰郞爲誰曰尼山人朴重繩羅將金英也余又問曰郞當起程否殷輔呼謂羅將曰是人方守喪病甚若亟行必徑斃羅將曰當少遲以治行郞命里人作藁轎時夜深余

餒索糗糧將先取嘗之而進余仍呼奴囑曰取我祭服等隨我我不知得復着祭服而禮不可不爾囑殷輔凡所借隣生寺僧經傳佛書等亟還之毋失也郎曰君旣聞 命矣不可以淹此宜出就別館郎先起羅將始解余縛余隨羅將之館卽亦里舍也殷輔及奴踵來一生竄伏者又來會作訣書于母妻及弟以授奴殷輔感憤揮涕扼腕言曰吾亦已料此矣公其不免而殺公者豈不爲千古小人乎然 聖君在上幸自愛宜從貧不能宋景徽謫在康津余爲書曰爲吾友者知吾之寃則無恨也余之待變久一身生死

已置之度外而猶有耿耿者爲偏親夜輒不能寐至
是反熟睡及曉奴以粥進羅將取枷着之乘之藁轎
載馬而出遂與殷輔等别到石柱院病不能食郎爲
勸茶果遞馬行到靈巖士人李碩齡遥立而揖以致
意士人在其後者十數人歷新院到羅州士人金景
燏等來會州門前而不能入夜歷仙巖辛卯到長城
金吾吏病滯者嚴道昌迎見而謂余死因不以禮盖
與郎羅將不同邑村居人男婦大小及往來行旅環
立如堵必欲見余面盖謂其將死故如此非特長城
無處不如此有老嫗曰向吾見其以喪服就配已知

有大罪今果死矣夫余聞之慙痛自語曰若謂吾不
孝而罪之誠所甘余豈有惡逆之事乎踰蘆嶺到泉
院余謫扶安時學童徐德明者居適近爲踰墻而入
余旣病甚而晝夜疾馳項傷於枷又轎窄頓撼四體
無不痛者德明見而憫之摩手以撫行二十里憩於
川水之上進茶果歷泰仁到金溝守金浣戚也遣人
存之余益病請于郞而少留息壬辰質明到參禮金
溝刑吏押余者辭於馬前流涕被面固未嘗相識也
全州吏支供郞者金善慶云於先君子爲巡使日以
小童服事極効欵以椒醬薑葅勸余飯爲擧數匙午

投礪山天雨邑居武人鄭泰成溢之子也迎余致營
將金鼎鳴之言而存之茶粥果餠滿盤惟余取食曰
公有疾豈不思扶元保胃之道乎吾謹以具之矣余
謝曰等死無肅變食也從弟堯澤之婦其家在礪方
歸寧遣婢以粥饋之府使宋奎炫曾相識而不敢候
問後聞泰成所爲慇懃乃出府使意云家奴有來迎
者冒雨夕抵恩津陽與李公子邦華其友金翊良居
黃湖迎余於路傍望而字呼之及至館邦華闖入而
見之奴之居恩與連山者又入謁雨甚夜越數大川
到尼山以枷故不能禦雨川漲水入轎沒膝霑濕顫

棹不可支促呼火以自活使羅將燎衣癸巳曉發慈
於錦江之上奴又有來迎於寺院者午到廣亭叔父
時守天安遣吏候之夜到天則叔父與仲施福澤堯
澤處族李浹竊來相見於所館祖母在衙中爲具饌
送之余不敢久留郎亦累促之遂與諸親訣甲午旣
明到成歡歷振威水原病甚卸轎於眞木亭店舍索
水飲夜投果川小奴名者嘗使令於喪廬者突入拜
繼而仲行及鄉人邢義賓入見乙未曉渡銅津朝就
禁府因枷杻如法入南七間守直卒歙谷人池榮進
李義先外直羅將金益光云久不開坐默默以調病

辛丑始坐諸官既會外直將余至廳階下跪問事郎
趙泰億讀問目余聽已曰聽之不可詳請得目見之
問郎禀于委官左相徐宗泰使吏執所書問目而示
余余再覽過郎還之廳上泰億展紙持筆余乃進坐
口呼供辭而使書之泰億及李德英李邦彥更迭書
書且半余索水飲同義禁李鏊有促語泰億曰罪人
方思之已而書畢余曰供辭多恐有字誤請見之委
官曰曾有是否吏對曰有泰億曰此文字重大宜罪
人之欲見之委官始許焉凡誤六七處使改之仍下
於問夕承旨奉函而出昏坐姑罷諸官退癸卯又坐

外直就東一間將林溥上余當門穴坐觀之泰億以
余供中語發問盖余請面質而今只問溥問曰某供
曰謀害不利之事溥果親見乎果與聞乎其有證干
乎其有可以指的某某事乎又問曰汝謂某內外相
應而某曰內者指何處外者指何方所謂相應者是
何事耶汝須悉陳之溥苶然左右顧良久皆稱風傳
屢問而曰吾不見吾不知又問曰任敞朴奎瑞之疏
何語爲兇溥曰不能知也屢問而曰嘗一見其疏今
不能記也溥曰大抵有一事廳上忙問曰何事溥以
文呼曰　世子誕生初大臣禮官不請冊封　元子

定號時某之父兄嘗力爭某又不赴其慶科此非謀害不利而何廳上曰爾若是則將不可爲矣溥曰雖不可爲亦無他可言耳夜又姑罷盖溥不特誣余以及辛巳按獄諸臣乃又言戊辰事並其時諸公卿而驅之於惡逆而余家二大人於定號時方居憂余實赴慶科中初試誰則不知溥之誣本如此而已甲辰又坐外直遽來言治杖具耳余謂今雖不可以事理度之然豈遽杖我乎已而將溥上秦億高聲曰 上有別判付矣仍擧判付之辭曰今觀林溥所招與前日柳纉漢兇疏之意相類假托傳聞嫁禍搢紳之狀

透露難掩情狀絕痛死有餘罪各別嚴刑期於得情
即下溥於杖所杖之溥每杖稱呂必重姜履相朴泰
春而殊不以究忽忽準三十度下問承旨出俄而又
來上溥郎曰　上命更杖汝又讀前下別判付者又
曰汝雖聞謀害之說此何等說而乃假托以陳疏
上意似如此耳且所謂嫁禍搢紳非指金某與任朴
也汝將嫁禍戊辰時朝廷云爾也溥曰請承款　聖
教如此敢不承款郎曰果承款乎曰果吏請曰罪人
若稱承款則須近坐之而加詳問遂詳問而無他語
乃下而施威又曰請承款又上之又默不吐又下之

乃杖一度又上之則溥呼其承欵之辭有曰素不識文字欲爲鄕中之重士敢上疏夫不識字而何能上疏其言如此而不以究者可知也溥連曰　聖教是矣謀害等說皆出風聞言多重複郞受而書之讀而使聽之卽下問諸官退聞吏卒輩相語曰明日當請對明日乙巳罷對而來坐遂上溥而以　上教申問盖曰戊辰諸臣　朝家業已洞燭其心事又曰金某父兄其時實未登對有何爭執之事又曰雖使某不赴科此豈可謂謀害不利尤極虛罔云卽杖之準三十度承旨出俄而又來上溥不杖而還下問盖聞

上命杖之而委官不從以溥病啓之在前無此例云
丙午不坐丁未乃坐上溥而施威溥又承款比前供
稍詳有曰謀害不利内外相應等說皆是假託溥於
前承款時悲泣不肯署至是泰然如有恃遂還下間
諸官退溥於其夜歌呼以自樂也戊申諸官請對夕
外直來言二罪人皆配島公得濟州刑吏來言自今
依例解枷杻傳家食其出獄則當待擧條及配單之
下云朴郎累因外直致言至是凡余之親舊皆得以
聲息通焉盖聞請對時皆以溥爲無情不可殺獨承
旨金相稷言已承款按法之外無他於余則委官曰

常時若謹慎豈如此此判義禁趙相愚曰此人素號凶
人一日在京有一日之憂他官之言略如委官臺諫
李師尚等謂余代撰朴奎瑞疏相稷無所言諸官皆
以爲罪狀雖不著而前後獄事輒被指告宜配絕遠
地云壬子始出獄歸家哭于几筵入見母卽出龍江
之亭舍友人海平尹伊聖得莘來見曰君之供辭曰
諸臣奉公君何欺　君也余曰朋友之責如是謹受
教矣然吾言豈眞以爲奉公者耶若以爲宜公而不
公者然固有所含蘊且供中歷叙私家之見嫉於奸
兇之黨者具有本末今之君子亦豈能得免也吾以

示言外之意而其末端又自凌厲矣且吾被逮之初
已熟思之似無一問卽杖之理計必再供三供初則
穩其辭後漸加緊若可受杖則極言無復顧藉冀
上或察悟彼之情狀不然而死猶可以俟後是吾之
志也伊聖哂之曰吾亦知君之當如是耳或有問曰
李彥綱家頗慮君之有所援及於供辭而君不然何
也盖辛巳尹賊之誣余也有所言及李事故也余曰
吾惟辨吾誣而已何人之援也且吾安知李事耶然
若屢供則吾或當曰何乃置李而獨欲重誣吾云爾
也或又問曰鞫廳請更問君之啓有謂君之供辭無

痛辨其與任朴不相交涉之狀云此何也余曰問目只言吾慢侮和應故任朴之疏進云吾旣曰不知其所謂慢侮等事是何狀而請與溥面對則非痛辨而何吾眞慢侮然後與他人交涉與否方可論已辭有次序獄有體例而惟鍛鍊之是務則亦非吾之所知也聞者皆唯唯留亭舍調病九月戊午渡江歷省先墓過天安留二日而南焉無論南之舊識如見再生之人卽向之環立而視者男婦大小多咨嗟或遺以果蔬金溝刑吏又垂泣而道迎助糧及饌漉酒醉僕從余問曰爾何前後遇余之過也曰吾雖賤素慕公

豈敢不然問其氏名曰孫雄云

附供辭

矣身重被譴謫於　聖明之時區區情實無以自暴不忠之誅固所甘受不得終守亡父之几筵乃曳縗服而赴遠配不孝之戮又安敢辭而今日嚴問乃是大逆不道之事矣身雖甚無狀豈有是乎豈有是乎矣身生長世家自幼少所聞而知之者唯　君上之當爲愛敬且素知人臣之於　儲位其視之當無間於　至尊況矣身之家與他尤別其於　聖朝義雖　君臣恩實父子休戚之共

萬世以期伏自 元良膺慶之後一國含生孰無
延頸之誠而矣身家竊以爲惟我 春宮邸下即
我 仁敬王后之子以國人所同之情在矣身則
其所愛戴百倍恒品天地神明實所共鑑所謂謀
害不利之說豈人臣之所可忍聞尤豈非矣身之
至寃極痛哉謂之至寃極痛亦是歇後語而猶不
能刎頸刳腹以明此心則請冒萬死敢申一言仍
念今此罔極之誣說固出於林溥之招而溥之疏
辭初旣憑假妖賊尹順命之言其言雖非出於順
命之口此係矣身被誣之根柢而以誣添誣前後

一串茲不得不悉擧而幷暴之向在辛巳冬臺官
以矣身爲交奸希載妻論啓定配此固因順命之
言也旣而矣弟普澤上言訟寃法府覆啓以爲順
命之招全不近理遂蒙放釋固知　日月之明洞
察幽隱而亦見誣枉之事自底伸白夫順命所言
虛罔無根之狀已悉於矣弟上言中而矣身請復
略陳希載族屬無論其男女少長與矣身家自前
無或有往來相通之事卽國人所共知也希載賤
時矣身年幼矣身及長希載已貴且希載締結凶
黨欲盡戮一邊人而甲戌之獄矣身慘被構誣自

是以後尤無相通之理其間聲息不翅燕越交奸之說豈非萬萬不近似者乎矣身之被配也不唯公議稱寃雖不悅矣身者亦莫不曰此乃必無之事云而及疑臺官之有所用意及至矣身蒙放還京之後因士大夫間相傳得聞則交奸之說順命自謂得之於希載之諺札而其後希載就拿則曰元無諺札之事未知此果載錄於文案與否而其言明有來歷今猶可覆希載旣謂元無諺札則順命之言明是僞稱旣是僞稱則交奸之說之外雖有他重大之言亦皆虛罔而已無根而已更不足

以掛人之齒牙而已而溥乃憑假順命甚則爲順命所不爲之言欲以陷害無辜嫁禍搢紳古今天下安有此事哉溥疏之始出也矣身方在絕遠之地鞫獄消息非所敢聞而其出於邸報章疏之間者亦或得聞竊見其時大臣自列之疏其陳順命之言頗詳以爲與某某交奸交通西人欲殺我若殺我於　世子亦豈好云云此乃自初傳說而衆所皆聞者也所謂亦豈好者元非直爲指斥之語其爲重大比之謀害豈不相懸乎且其交奸之誣雖及於矣身而其下曰交通西人又其下乃有若

殺我亦豈好等語此非專指矣身實惟徧誣西人
矣身固亦西人西人豈獨矣身乎設有重大之言
固非矣身之所可專然當之者而況其本無耶況
其僞稱耶又設令果有其言而果出於希載希載
絕海千里之外何以知其妻之交通西人與否乎
必是聞淑正之讒言以淑正而讒希載妻以希載
而誣西人宜何所不至且順命之必僞稱如此者
何也順命卽亦淑正之同黨也其以希載妻與人
交奸爲言者固亦宜然且其特誣矣身仍及西人
者其意益不難知矣噫矣身之家自先世積見忤

於奸凶小人其來已久姑以近事言之自甲寅至庚申自庚申至己巳私家之安危伸屈每與　國運相關此則因其處地之異他而其間之嫉怨矣家者必是奸凶之黨而於矣身又被凶黷甲戌之誣私家之得以保守先臣宗祀者全賴　聖上之仁明而彼遺凶餘孽必欲逞毒而甘心盖未嘗一日忘矣家況　坤位光復之後欽仰　聖德以爲千載一時之盛舉者莫如矣家希載逆節發露之後以爲不可不致討以嚴春秋之義者亦莫如矣家矣家之見嫉於希載家又不啻最甚於泉西人

中而希載固是凶黨之心腹也順命固是希載之爪牙也其所以誣矣身以及西人者則固是凶黨當日之籌策也順命之誣又安得不然乎其言旣誣則重大與否亦不必多辨而謀害之說初不出於順命之口者抑有一二明證矣身不知順命之是何狀而當是不識字之麄漢其所僞稱亦非識字人之書札推其語勢意脉固當曰亦豈好云爾而至於謀害係是文話安得出於順命之口乎且鞫廳諸坐之中若使謀害之說突然出於罪人之招則委官以下許多員中豈無一人爲之驚愕仍

以發覈者哉若謂放過則雖至愚之人當知其言之爲重大若謂掩匿則孰肯爲他人而自陷於莫重之罪者且矣身之家跡危而勢孤父子叔姪前後累被人言幾陷罔測而朝廷之上無一人伸救而庇護之者　聖明之所洞燭也夫如是而被人告之以謀害之說且其諸坐之中亦當有不悅矣家而欲相害者然而能使之掩匿不發此豈萬分有一之理哉謀害之說本是烏有則溥之以誣添誣欲以陷人之狀誠極凶慘而呂必重之事尤有所不可測者身爲問事之任果聞重大之言則何

不即其坐而請覈其後六年之間必重之入臺閣
數矣又何不追有所論列而徒懷陷人之計初旣
揑造而傳播後又變辭而作證若以必重之言爲
信然則叅鞫諸臣皆將爲歟 君之歸耶安有衆
皆不聞而必重獨聞之理乎似聞必重所與李聖
肇之書謂無此言然則必重所謂承款尚何足取
實乎本來所無之言到今必重何能使之有也旣
無必重之言則姜履相之傳說非所可辨況溥所
引已死之卞東規其言尤無來歷又何足辨破也
至於溥所謂 誕生初云云之說尤有所不忍聞

者無論矣身之寃痛雖只以事勢言之溥旣曰陰邪之徒又曰一種之輩徒與輩多人之謂也矣身於　王世子誕生之初年未能至二十世雖有陰邪之人而果有不利之心矣身何能與於其間而爲徒輩乎溥於空中爲不利之説而及當　嚴問無可指的乃以重誣矣身此等情狀孰不知之孰不痛之且其所謂慢侮之辭是何語無倫之事是何狀溥又曰矣身慢侮無倫前唱後和内外相應之故任敞等疏再進又進云是謂矣身之凡慢侮和應等事在於敞等疏事之前云爾也未知唱於

前者為誰和於後者為誰且其所謂內外相應之說語意尤極非常未知所謂內者指何處外者指何方其所謂相應者是何事耶溥之疏招所誣惡言甚多而其中最大者乃是謀害不利之說也矣身之有謀害不利之事溥果親見乎果與聞乎其有證干乎其有可以指的某某事乎不親見不與聞未有證干不能指的而白地構揑陷人於赤族之科古今天下安有此事哉溥既六年經營一朝闖發此其意必欲望朝廷之成此大獄以快其心而第惟 聖明在上天鑑孔昭諸臣奉公典憲具

存鬼蜮之奸豈能容於其間陷人者自當伏辜被誣者自當見原矣身所恃唯此而已矣身於此尤有所竊痛者自古讒人之欲疑惑主聽陷害無辜者必以人臣所不敢指擬之地爲言者誠以爲若是則其言易入其計易行而如溥情狀又是往牒之所罕覯也於戲星海騰謠今幾年所仰惟 玉質已成 宗基益隆東國如天之福萬姓與焉揆以道理斷以人事毋論愚智善惡孰敢有異意於其間哉自有柳緯漢事以來一時孽兒每欲售其陷人嫁禍之計向非 聖上之仁明則士林之禍

肅有極哉追思前事尚覺寒心而今溥乃敢承襲其故套肆然以不忍聞之說筆之於書達諸 天聽有若上告急變者然其爲情狀有浮於前而此實世道之大變非特被誣者之冤痛而已矣身曾不能以廢蟄之前竊末科需一 命以獲近於清光而顧以家世處地不容自疎生成保全其恩罔極之故斷斷衷悃實有加於朝夕左右之臣常以愛 君如父自誓於心今有父母責其子曰爾何以不能爲孝則爲其子者固當異受自咎益勉其孝如或父母因他人之言猝然詰之曰爾何

以謀害我乎何以不利於我乎則爲其子者其將泯嘿而無辨耶抑將寃號痛迫竭誠開陳繼以涕泣以冀其父母之恕察也矣身所遭不幸類此豈敢以僭猥爲懼而不盡其所言哉雖然矣身亦知君父之不可欺今此所供許多條貫中如有絲髮之微於矣身之心不以爲然而敢以巧飾爲辭者則未伏王章之前當有天刑立下不能淹晷刻之喘矣身何敢欺也何敢欺也矣身曾聞凡罪人招辭問目之外若涉支蔓則自鞫廳或多刪去而今日此獄旣因於曾前之有所漏錄則想宜有毖後

之道矣身所供庶可一一得徹於　冕旒之前矣
噫林溥之誣罔極矣矣身之冤痛至矣而唯國有
法唯獄有體今不須多言亦不須多事矣身之有
謀害不利之事溥或親見或與聞或有證干及慢
侮是何事內外是何處此數款矣身與溥一處面
對則其間虛實自可立辨溥之尚逭典刑矣身之
終至此境雖是意慮之外而亦豈有不得與溥一
番面質之理哉唯在　聖明之垂察而裁處而已
此外更無所達

涉海錄

丙戌九月十九日甲戌余投海南之松汀李氏亭舍
將赴謫所濟州押余者金吾羅將吳彌周往來浦邊
求舟會湖南右水使李侯奎成移拜濟州牧使將之
任舟有來迎者三彌周就而告之得其所謂右別船
者丁丑自水營送至海倉促余乘之戊寅發松汀朝
食於海倉村士人追送者古阜禹夢巖咸平羅天漢
羅州柳文世康津尹聖淵等及奴數人皆自厓而返
余獨與彌周及二奴一婢乘舟梢工名官福船將高
長林同舟者六十人皆居濟州云其日惡風不可行
舟而余旣嚴程又當追及牧使不得已擧帆然不能

致遠夕泊於摩尼島去海倉三十里下舟投村島周
廻五里村止一家海南人金東弼之別舍云夜雨曉
晴梢工促復乘舟舟人上島山之高處望焉還言有
二大船自水營來梢工促炊仍整帆出浦口待其二
大船者漸近牧使旗纛可辨忽放砲海潤山空聲振
十里余船亦砲而應之益近則船將以下官人羅立
向牧使船禮焉牧使遥領之方是時見牧使坐柁樓
上飲酒將校吏隷環立侍牧使令曰右別船前余謂
梢工法不可前遂與左別船俱在牧使後其將校等
又向余若禮然三船連通語言是日日暖天晴微波

不起但見遠近島嶼出沒掩暎於雲霞浩渺之間舟如坐房中穩如也暮到甫吉島前洋下碇又各放砲一更牧使遣禮裨韓道揆以小艓來候問即故府使范齊之子也與之語韓曰諸梢工皆言明日當有順風余曰梢工非不習於風也而今三船之人皆出陸乆糧絕急欲歸此恐令其智惛不可信其言也累日東風而雨不足今又暖試看夜何如且以是歸告于牧使也余仍就寢三更而覺則東風大作波濤洶湧舟如桔槔狀夜黑不能卸帆益掀蕩余起坐待明旣明二船不可見余船亦曳碇退五里强遂卸帆回泊

於河源二船繼至河源者與甫吉連而島甚大楓柟竹松匝焉泉甘美土田富魚鰕民多居之凡舟之濟州者每於此候風云余與牧使皆下舟投村諸裨與州將校吏隷迭來見余于所住恠余前言之驗余又言于牧使徧給下屬糧食雖久滯必審於候風也余亦散所齎分貸諸船之尤乏者是日大雨翌又雨翌雨晴而北風甚勁其翌又風諸梢工將發船余懼其猶勁也而幸無雨患遂乘之三船舉帆放砲而發始出大洋時朝日已高船往如箭午過楸子島二船或見或不見俄而風益勁濤浪如山舟上下其間浪翻

入舟或時跳越自左而右帆飽風竿如彎弓狀舟被
款側竿所植立處砉砉訇訇聲不止若將摧然水駸
駸舟藏中筩鼎漂轉無處所舟益欹急命梢工卸雙
帆各一二席余與弼周及梢工船將等數人外皆僵
卧嘔吐少省則口呼觀音菩薩不已試望洋中有如
二大拳者梢工色喜曰是火䑨也既而二船在前又
其前有如張兩翼飛舞而趨進者即漢拏山也諸山
如紗羅圓堂之屬小者漸大微者漸顯而三船各放
砲入達于朝天館下日未晡

後被逮錄

丁亥八月二十九日余在濟州北城外山池村謫舍朝有來船船之人言渠在北岸聞義禁府都事急來爲將拿余而方自康津扶蘇門發船云余意必又有如林溥者誣余而每年八月有此事殆亦余命哉既而聞官家治道路修館宇島中震動候望者相屬鄉人之爲余所親者如別將李炌折衝白大龍大龍之子折衝祥勳吏致勳瑞勳吏金還尋洪祥敏諸人等皆來會炌之子儒生重發其甥高萬瞻及瑞勳之子童子圭三與文狗子固已恒在余所儒生金德恒適自大靜具酒肴來訪至是酌酒勸我諸人亦多取酒

來余惟余無惡逆之罪不足怵怯而然又至此豈敢
望屢　赦遂有詩曰此事連年豈足驚細思不識罪
何名　主恩如海無由報擬律唯應萬死輕其夜與
諸人談叙翌朝作訣書於仲施勉以善保老親稚兒
吾嘗預占吾葬地而恐大禍後仲施動於風水說於
書中略及之仍以先人遺稿一冊及余入島所著詩
文所謂囚海集者二冊付重發萬瞻又飮酒忽聞有
來船船有放砲聲島中益震動如水湧鼎沸又聞都
事下船直入城裏客舍又聞有他罪人移配之舉諸
人皆色喜余曰此欲嚴秘故耳俄而都事果自客舍

直來余所如雷霆風雨羅將先之向余大呼曰有拿
命余急着上衣免冠下堦俯伏羅將索余單衫裹我
頭當是時都事遠立而視之州之官人自判官以下
及村中大小男婦環立如堵墻遂乘余於馬抵别浦
都事坐於喚風亭上囚我於其别舘都事張震煥與
余有通家之誼而不敢私以言語相及書吏張紀漢
羅將吳弼周但曰毋慮毋慮余謂此必欲以寛我也
而弼周是去年押余赴配者頗情熟其言宜以誠而
然亦未可信也余之飲食用例自官供具而太盛設
且將候風淹滯遂招州之禮吏言曰我苟無飢而已

大罪人又何可貽官家弊自後所謂茶啖盤中無油蜜果魚肉亦減數品都事聞之責禮吏曰雖彼有言爾何敢然凡供於罪人如供我爲也自後加盛焉余先聞殤喪久不良於食得病至是官供雖盛而不適於性惟食生冷而已白大龍家有梨圭三日摘來州之諸妓來候都事者又各取梨及石榴來餽之所寢之房垵久廢陰濕沙石蟣虱無數余益不能睡惟聞刑吏直軍等鼾息之聲殆欲與風潮相雄圭三狗子二童子在我側如山池時圭三尤盡誠每摩手撫余體令就睡瑞勳還尋祥敏及山池主人吏柳枝青時

來問重發萬瞻矣於夕後潛入以相見重發之弟重茂亦來見凡買馬治具送奴僕等事重發等皆殫心力余之弊衣袴以至圖書楮幣瑣細物種無不簿錄並書以遺仲施李烋居城裏且老病而日徒步出之山池檢幹諸事盖不特自効其知舊之責其深誠高義殆末代所未有也所親如高允奎允翼高福星康世祜兄弟高萬瞻弟萬標迭來涕泣以別別浦助防將高尚元亦時入見京差譯學邊尚中始不相識入島後始來見至是慨然欲面別而恐不便乃遣其所愛妓以致意妓爲流涕被面而辭去余於無聊中有

絕句曰坐待帆檣趁順風此寃惟信有皇穹終南渭水行當見却勝前時在夢中旣而思之我若遂死則此詩不能傳矣從刑吏索紙筆書之欲以付重發等刑吏疑駭之卽取而納之都事當是時都事方與判官飮酒於望洋臺上令妓唱鄭松江思美人詞及得詩停歌罷觴置詩於案上諷詠數四仍叱刑吏曰汝何得私給罪人筆墨旣而又曰爲我謝罪人獨不自知其以文之故而困至於此乎余後不復吟詠妓有以八帖屛紙來乞寫梅竹余又辭焉余自始被逮已欲致審於候風都事又以余久居海中當習風旣擇

老梢工李雲又令雲就問於余九月初七日天氣頗和雲朝來謂余曰今欲發船耳余曰無妄動晚後得無狂風否雲曰此行之久滯非官家之所喜也他船在於朝天浦者二艘旣令擧帆奈何余謂此事終非罪人所得任其意者漫應曰第善爲之遂定以發船一行促食忽李雲之船掛於石欲待潮運下則日將晚矣晚而果狂風大作陰霾晦塞向所發朝天二船者蒼黃回泊於他浦人皆曰二船小故能不溺若雲之大船則必無幸矣雲亦大驚喜最可笑者以余一言之偶驗島中人遂相謂曰此人知天耶將天知此

人邪自古在濟州被逮以去而能生還者未之有也人皆以余爲必死而刑吏梁白龍者蒼顏白髮有口辯夜謂余曰小人爲刑房三十年自柳大將以來連見此事如柳大將之睟子甚不吉今見公殊不類前所見者其終無事乎初十日書吏紀漢晝寢而起曰有好夢矣關文來到告變者伏法被逮之人還配俄而候望者走報有來船都事率書吏羅將走上望洋臺喧呼促泊船急問之果然羅將鄭起萬持關文而來其事一如紀漢之夢都事還坐於喚風亭使書吏釋余囚罷刑吏直軍等余欲卽出私次都事請與相

見遂登喚風亭上始聞朴義良者誣告事曲折因起
萬得見家書與都事從容割鰒飲酒而罷

壙銘

小述壙銘

小述金氏光山人實光城府院君府君之曾孫戶曹判書府君之孫而於其父春澤爲次子也小述生不逮府院君府君而逮判書府君府君謂其俊爽有氣骨而愛之異於諸孫然小述方甚小當府君捐館人或從小述試問之輒對曰大父固坐於廳事也雖然小述以府君捐館之四年即從而葬於二府君之墓

左崗幾十步而近以得其所歸依春澤險奇釁惡始服府君之喪未畢而獲罪流極邊絕海千萬里外遂不克以時灑掃祭祀絕其爲子若孫之道今宜不暇哀小述之殤而將美其死得歸依焉耳然小述病而吾不救死而吾不撫吾旣不孝而兼有不慈之罪卽其哀又可知也小述生於庚辰二月死以丁亥五月嘗欲待其冠命名以美材仍字而戲之曰聖養盖吾期望者然也而今至於此嗚呼豈亦非春澤之惡積罪重以自致者哉銘曰

生而險不如順而殤然終不可以或忘

墓表

訓鍊院判官李君墓表

慶州之李稱東方大姓世襲冠冕有司憲府掌令諱瀷當光海時著直節安置濟州生子曰仁濟卽君之父也君諱炌字汝明以　崇禎後庚寅歲之八月二十八日生少習弓馬年三十一而登武科遊京師旣而不樂也遂歸于濟服事節制營爲哨官歷把摠千摠爲別將勤仕用例得厲節校尉訓鍊院判官職階間爲鎭堡助防將晩以假率行首病卒於戊子七月六日壽五十九娶高氏生二子重發重茂二女適金

時雨梁以潑葬于旌義縣月羅山之向丙原與高氏同原異穴於乎君雖生長遐裔而以家世故頗知慕士大夫之風性又沉毅廉直其持身行事動必求義之所在未嘗或苟焉而已余先君子嘗謫于濟君首來候仍盡誠事之雖先君子其待君也殊厚謫凡五六年見濟人多矣而其言善人輒曰李炏李炏及余之謫來與之益深益詳君行事之懿及卒聽於輿人盖自耆老有識至婦女童子皆曰李別將亡矣濟其無人矣其爲諸武士者則傾三邑相率奔走奠哭以禮於喪此又前所未或有之事其爲人所重可知余

於是不特痛惜君之亡益歎先君子之不失於知人也顧余非敢不朽人者而重發請甚勤且義有不可辭者略識君本末俾揭其墓以告于後云戊子十二月十三日光山金春澤述

贊

二先生贊

橘林祠余所宜晨夕趨謁而顧以罪釁賤蹤不敢周旋儒院之間欲私以文字徧頌諸賢少寓其慕仰之心而又不暇焉姑作清陰尤齋二先生贊贊曰

道之所難莫難乎權服可以微溺可以援聖人盖懔

懍於輕重之辨焉餓死小失節大孰敢易先儒之言況背父母以奉寇讐而可謂之權也哉嗟惟先生其志則然要使所謂三綱五常之重賴一身而不騫維昔箕子實化吾鮮先生終之相望幾千餘年然喩之於無知之時差易而扶之於旣壞之際誠難伯夷之節兮功則過乎箕子斯其先生所以爲賢歟

右淸陰先生

天下萬古有四大人非四人外更無一人我誦其書而考其時不三不五莫盛於斯西周旣亡道獘文喪孔聖出焉巍巍煌煌楊墨橫行仁義充塞不有鄒孟

誰闢而廓文旣再喪夷復變夏卓矣朱子承孔孟者猗嗟東土有宋先生生乎不時乃見其成冠裳禽獸甚朱之世亦有横行楊墨其細先生曰噫是我之羞道在春秋不可他求漫漫長夜日月輝光神龍威鳳狐狸遁藏道莫與大功莫與京惟孔孟朱後有先生叔孫臧倉慶元之厄嗚呼已已視古愈劇先生何病萬古四人人而盡人斯謂大人

右尤齋先生

祭文

祭朴休文文

維 崇禎甲申之六十四年丁亥五月十八日光山金春澤方在濟州謫所聞友人朴休文之亡乃報于家人俾具清酌果脯又銜哀力疾作文以遺舍弟民澤俾奠而告之於其靈座曰嗚呼休文今遽歿矣不歿於人而歿於鬼將人所憎鬼隨以忌抑初不省只慾其戲善惡禍福本多倒置余實無狀舉世同棄惟有休文不余爲鄙以此爲罪子其辭避子所固有惟節與氣慨時嫉惡殆無子比凡子所爲謂余指示豈非厚誣實寃且愧欲以罪余并爲子累雖號善人亦鮮知子事之本末未易一二盡矣曩者喪我 妊姒

闕外之臨小大咸萃子執庠綱領率多士忽有傳呼
曰在巳巳庭爭半日蔑棄倫義與夫甲戌　復位之
始逆如希載護而貸死而今其人乃在於此凡我圜
冠肅可與齒彼旣據前我且移次所謂其人至於欲
起惟時萬姓若子於妣而彼姦徒其心可揣子之爲
此盖有激爾藉曰非中可尚者志退坐庠齋遂發大
議曰此希載尚遲肆市宜因喪哀追正憲紀具疏未
上適聞　聖旨宮闈妖詛始發幽秘　王親按鞫悉
逮兇婢日月雷霆何論金矢有人心者孜血相視彼
一種人沮抑鞫事必欲解散以歸虛僞休文於時奮

然而謂唯茲處變不幸何旣然有　王言明白諄至
旣爲　宗社又爲　儲貳況此鞫事苟失嚴治在天
之　靈尙何以慰凡欲討復亶出正理豈或少歉愛
戴之意惟彼沮抑不妄則詭春秋大經恐遂亡墜杜
門齋沐挺身投畀冀幸朝廷益察非是其所樹立豈
曰不偉旣自奮然更誰禁止羣疑衆怒其集如蝟子
被臺章禦南之魅我適橫遭妖賊之詈又加捃摭屛
之遠地未幾宥還同荷　恩賜去年之事寢夢餘悸
林溥之輿妖賊是嗣賊所不言溥又指擬延及於子
誣以不利兇言罔極禍色如熖豈直戕殺二人而已

我時流邊蒼黃對吏子就圓扉泥首以俟我幸再生仍投萬里子雖獲免衆情愈恚曾不究察摘抉文字連章不領　聖主之庇我方治任于江之涘子來送行相對感淚苟忘　聖恩有如江水死生與共益見交誼加餐之言今尚在耳我拘絶嶼去死無幾風波褫魄瘴癘鑠胃然實堅頑保此憔悴乃承子凶我懷何似念子平生紛有才美勉子無忝先祖挹翠子不待勉耻為凡類先儒論義曰無所為若如休文庶幾可跂終于困窮四十猶未險很逸樂非子所喜況視翠翁既壽且祉惟此生人曷勝悲喟緘辭替奠尚歆

一解

北軒居士集卷之十四

北軒居士集卷之十五

囚海錄 文 散藁

看書辨疑

詩關雎章所謂窈窕求之者愚竊以爲宮中之人言文王之事按本章下朱子註固不明言文王之求之而亦未嘗曰宮中之人求之也其小註曰此詩是妾媵所以形容窈窕反側之事云云以此觀之朱子似亦以爲文王求之也而特不明言耳至如胡氏直謂宮中之人欲得賢妃以配文王方其未得窈窕反側此於愚意未安宮中之人豈不願文王之得太姒而

亦豈自至於寤寐反側耶寤寐反側惟文王之於太姒如此也未知先儒之意或謂以此屬文王則恐其嫌於好色乃遷就於宮中之人耶然則尤所未曉不曰大王好色耶不曰國風好色而不淫耶好色而不淫不害爲聖人況文王之求太姒爲其淑女是好德非好色也反側何嫌之有然惟文王之於太姒如此不得曰宮中之人如此且凡文字不可兩用其意詩書之文尤簡直又不得曰文王與宮中之人并如此也若必以寤寐反側爲宮中之人則下章所云琴瑟友之亦可指謂宮中之人耶妻子好合如鼓瑟琴且

友雖親愛之意宮中之人豈得友於太姒也惟朱子註旣有尊奉之語又曰極其哀樂而皆不過其則詩人性情之正又可以見其全體此似幷指宮中之人而文王旣得太姒與之齊體則豈不當尊奉云爾耶樂則易淫哀則易傷人情然也而男女之際爲甚惟文王則不然且宮中之人被文王之化知文王之聖故能形容其不淫不傷之實此孔子所以稱之而朱子亦以謂可見性情之正者歟若惟自宮中之人言之未得之時固不必傷旣得之後其樂又豈足以淫乎哉凡經註惟朱子外他賢之說有不敢盡從而朱

子於此旣不明言其爲文王之求之雖云妾媵形容又有似弁指處終未有以折胡氏者此愚所以疑者也

書君奭篇史記孔氏葛氏諸說固不待辨蔡氏以爲蘇氏謂召公之意欲周公告老而歸爲近之然詳本篇旨意迺召公自以盛滿難居欲避權位退老厥邑周公反復告諭以留之爾愚按所謂召公欲周公告老者不特蘇氏之言爲然朱子實亦有云云矣且篇中殊無召公盛滿避權之意惟所謂其汝克敬德明我俊民在讓後人于丕時者似近之故蔡氏註曰汝

若以盈滿爲懼則當能自敬德益加寅畏明揚俊民布列庶位以盡大臣之職業以答滋至之天休毋徒惴惴而欲去爲也他日在汝推遜後人于大盛之時云然此篇以前王爲前人後王爲後人言前人處甚多其曰我不以後人迷及所謂讓後人于丕時者卽指後王也故呂氏註不以後人迷曰使君德開明今所謂讓後人者亦若謂留俟君德開明然後讓還其政權而已非必爲召公獨欲以其官位讓與他人而言之也盖此一篇雖呼召公而言者其言不可不留則勸勉召公與周公所自勉實無異同旣曰君已曰

時我又曰我亦不敢寧于上帝命又曰今在予小子旦若游大川予往暨汝奭其濟曰襄我二人曰在時二人曰篤棐時二人此等非止一二夫然故朱子曰召公不悅盖以爲周公歸政之後不當復留而已亦老而當去故周公言二人不可不留之意豈不當以朱子之言爲正乎然謂之不悅者有未可曉史記諸說既不可以致疑於召公若徒以聖賢相與講論進退之義則又安有不悅之心於其間哉第將本篇反復誦味其辭旨惻怛勤懇誠足以動天地感鬼神矣而亦似有欲明言而不敢欲索言而不能之意無乃

當時大難雖平庚頑猶在以周公之赤舄几几猶於其勳名權位之際容有不盡見孚於人心者召公相爲憂念之切或有不能釋然於此而召公又方以老求去故周公旣自以爲不可便退尤以二人之俱去爲王室莫大之憂作爲誥語以達其志以風曉天下之聽而其於不盡見孚與不能釋然者則特以示言外之意而已也耶是或未可知也觀夫所謂予不惠若茲多誥予惟用閔于天越民者可見周公之苦心至悃而其亦朱子所以喟然太息者歟

記曰子上之母死而不喪門人問諸子思曰昔者子

之先君子喪出母乎曰然子之不使白也喪之何也子思曰昔者吾先君子無所失道道隆則從而隆道汙則從而汙伋則安能爲伋也妻者是爲白也母不爲伋也妻者是不爲白也母故孔氏之不喪出母自子思始也註曰門人以先君子之事爲問則子思難乎言伯魚之過禮也故以聖人無所失道爲對謂聖人之聽伯魚喪出母者以道揆禮而爲之隆殺也張子曰聖人則處情子思則守禮出妻不當使子喪之禮也子於母則不可忘若父不使之喪子固不可違父當默持心喪亦禮也若父使之喪而喪之亦禮也

記又曰伯魚之母死期而猶哭夫子聞之曰誰與哭者門人曰鯉也夫子曰嘻其甚也伯魚聞之遂除之註曰伯魚乃夫子爲後之子則於禮無服期可無哭矣猶哭夫子所以歎其甚若是則伯魚之喪出母初不出於夫子意乎安有伯魚而敢違夫子以私喪出母乎且禮所以節文人情其可分情與禮而聖人則處情賢人則守禮乎使伯魚果承夫子命而喪出母則是足以爲訓於後人子思豈不當遵而行之豈可謂之過禮而難於爲言乎記多有未可解者此等是已愚意所謂先君子者無乃不指孔子而指伯魚耶

伯魚眞過於禮而子思不欲斥言泛然以汙隆爲答耶所謂伋則安能者無乃謂伋嘗不喪出母今不可使白喪之云爾耶出母事亦係難言故其言略而不詳耶庶氏之母死子思雖嘗哭於廟旋因門人之諫而哭於他室又對柳若之問曰吾何愼哉吾聞之有其禮無其財君子弗行也有其禮有其財無其時君子弗行也似是不敢喪之之辭也而其難於爲言泛然爲答者與汙隆之說同意也耶

語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爲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註曰傳謂受之於師愚謂爲

人謀忠與朋友信獨非受之於師者乎不惟忠信何
事而非受之於師者若曰吾日省吾身曰傳不習乎
云爾則正謂其受之於師而若忠若信若他事皆包
在其中矣今以傳不習與忠信爲三省之目而乃謂
之受之於師者竊不能無疑也愚意傳乃書傳之傳
而既省其不忠不信又省其不能習熟於書傳也孔
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行
有餘力則以學文曾子之言與此略同盖爲凡人謀
忠則其孝於親弟於長在其中謹而信愛衆親仁則
與朋友信在其中至於傳習卽所謂學文而其次於

忠信之下即亦行有餘力則學之意也學文之文固非但謂書傳而自古聖賢未有不讀書而爲學者況曾子質魯而篤學其所自省尤當在於書傳之或未習熟焉矣

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也不愚此句文義先儒之所聽瑩未知退爲夫子退耶抑爲顏子退耶盖以退與其皆屬顏子則惟省之一字屬夫子也今以文勢觀之以爲夫子退者似得而退字之用雖或重或輕然終非可以用之於夫子之於顏子者其以爲顏子退者纔以退屬顏子

郎又以省屬夫子亦欠暢順其或以退與省皆屬顏子其觀省其私三字如曾子所謂省吾身則又未知其果不悖於文義耶而學記退息必有居學之註謂如退而省其私云云無乃陳氏之意亦如愚所解否也耶（漢武帝退謂左右曰甚矣云云以退爲夫子退亦無妨耶）

陽貨欲見孔子孔子不見歸孔子豚孔子時其亡也而往拜之遇諸塗云云註曰必時其亡而往者欲其稱也孟子曰陽貨瞯孔子之亡也而饋孔子蒸豚孔子亦瞯其亡也而往拜之其小註慶源輔氏曰但往答其禮而不欲見其人又新安陳氏曰往答其禮禮

也不欲見其人義也語小註問陽貨矙亡此不足責孔子亦矙亡不幾於不誠乎朱子曰非不誠也彼以矙亡來我亦以矙亡往一來一往禮甚相稱又吳氏曰小人行事君子豈得效之非謂禮尚往來欲其相稱不往不可往拜則墮小人之術故權衡如此愚於朱子所謂欲其稱者竊有疑焉而以輔陳二說爲是也至於不誠之說則愚亦不以爲然也聖人之待小人固有如此者如於孺悲辭以疾而取瑟而歌豈謂之不誠乎惟朱子之必以矙亡而往爲相稱則所以不能無惑也孟子旣曰孔子亦矙其亡故朱子無乃

讀亦字太實而仍爲相稱之說耶盖彼旣有餽我又往拜只此乃爲禮之相稱者其於往拜之際必時其亡則正是輔陳所謂不欲見之意也不然而孔子必曰彼旣矙亡我亦矙亡以相稱云爾則不誠有不暇論而不幾於君子而效小人之行事者乎然吳氏之說亦有病盖當是時孔子之意惟不欲見而已至於墮術與否非所計較君子固或墮於小人之術如孔子事旣已往拜不可謂之不墮術且安知其遇諸塗者又不出於陽貨之要於路而必使之不得避耶君子惟爲吾所當爲而孔子之所當爲惟不欲見陽貨

而已苟不欲見則不得不時其亡也旣已遇諸塗則不得已而見之也朱子曰不見者義也其往拜者禮也必時其亡而往者欲其稱也遇諸塗而不避者不終絕也隨問而對者理之直也對而不辨者其言之遜而亦無所詘也若少改之曰云云時其亡而往者不欲見也遇諸塗而見者不得已也隨問而對者不終絕也對而不辨者理之直言之遜而亦無所詘也云爾則似無容復議矣

桃應章小註朱子所引延平之語儘好孟子旣可謂洞見舜皐陶之心延平又可謂洞見孟子之心詳其

所謂只是言聖賢之心與與到極不得已處亦須變而通之與若人心不許舜棄天下而去則便是天也皐陶亦安能違天與須是合下有如此底心方能爲是權制者直截通暢兩無餘蘊盖孟子豈固以爲皐陶終必致辟於瞽瞍而瞽瞍旣免於償命則舜又何苦而棄天下哉要其所謂不能違天能爲權制之道理已在於孟子不言之中此延平所以爲洞見孟子之心者也至於南軒之說殊可疑或者疑以皐旣執瞽瞍舜烏得而竊之此已病於泥滯而南軒以爲皐旣執瞽瞍於前而使舜得伸其竊負之義於後則愚恐

其不及於延平矣盖臯陶之執之舜之竊負而逃只是聖賢之心莫非天理人倫之極至處及其不得已則自有當行之權制安有今日執瞽瞍而囚繫之明日故寬其桎梏使舜可以竊之而逃者如是則恐其於經於權俱無所據耳

家禮圖布几筵註素稱難解至如初學鈍根雖參考輯覽附註亦患未瑩今爲逐其字句而分解焉

入門即廟見

先拜祖而後成昏

鄉里諸賢頗信云云

以左氏譏鄭忽之先配後祖故世俗謂其先拜祖而後成昏可以免左氏之譏至於諸賢亦引此爲證

後世紛紛之言

即其所以引左氏而爲言者

從古爲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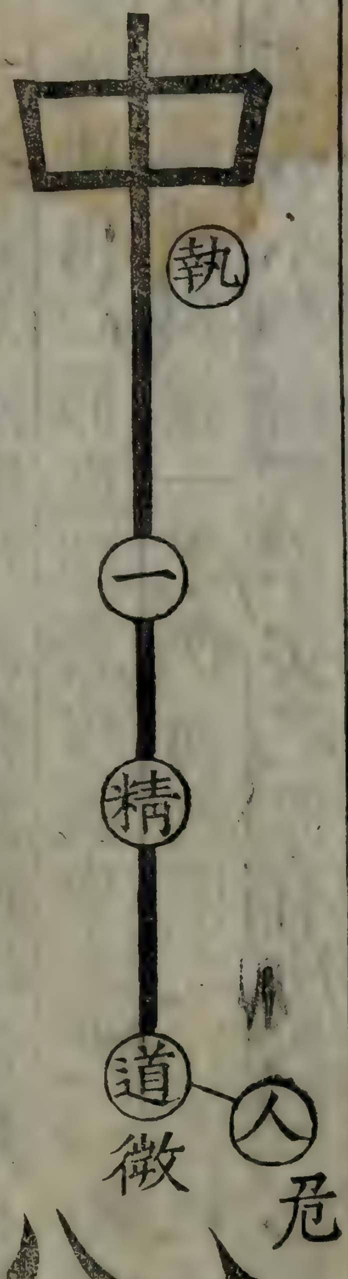
即朱子所謂古人亦有告廟之禮者兩古字相應

恐所謂後祖者云云

左氏此語正所以譏其不先於親迎時告廟也然則世俗之入門廟見者果不足以免左氏之譏矣

王魯齋人心道心說退溪以爲語多未瑩至辨之曰知其本有故曰微其爲微也豈本有之故耶正字私字皆見于外者故不可謂人欲之說尤不可曉愚謂其可疑者不止此也魯齋謂人心爲本無朱子不曰雖上智不能無人心耶學問之道惟使道心爲主而人心聽命而已固不能使人心全無也朱子又曰人心流於不善然後始謂人欲盖以其易流於不善故曰危魯齋亦果有見於此而其以爲必不曰危者語似未足若是人欲則必當曰惡矣且其手畫之圖又有未安處盖置私與危二字於偏傍危雖與惡有間

然將由危而至於惡則固宜其如此至於私則雖於道心爲主之時亦猶在也特聽命而不危而已私乃西山所謂獨之意固非惡也苟屬形氣不免是私而不容其離於形氣以置於偏傍也今輒以意作十六言圖以待質於先覺者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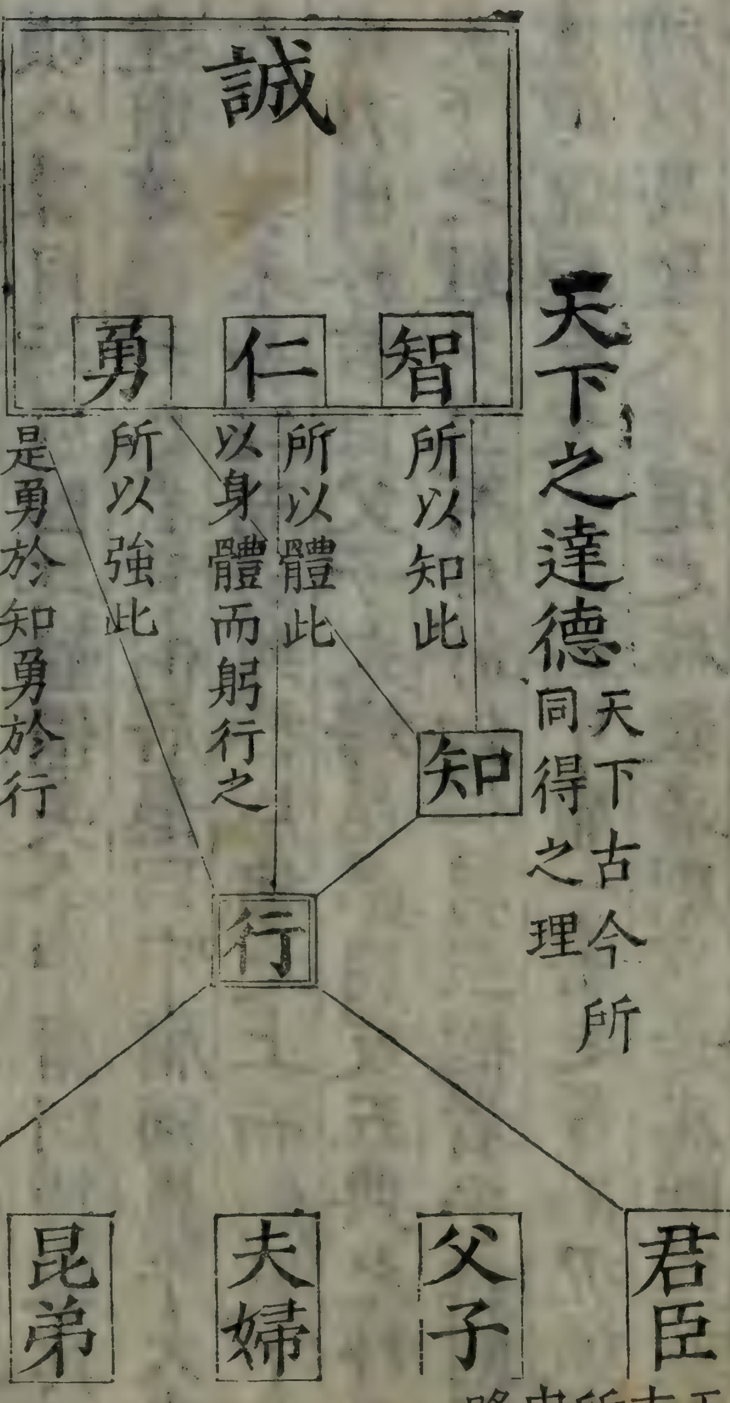
右爲圖以心之一字内兩點分置人心道心者盖

取所謂非有兩心之意也且凡自人心道心而精
之一之以至於執中者卽道心之所爲也故用一
貫之法由心而直臻於中就中字之一點亦視以
心之兩點與精一之例而幷圈之以書執字者固
有其義不特因其字畫之偶有所然而然也且微
字之置於道心之下卽謂其微妙而難見也危字
之置於人心之偏傍者卽所謂若只是人心也危
者也自人心至道心畫而接之亦若一貫者然則
盖所謂聽命之意也觀者詳焉

中庸達道達德之圖

天下之達德 天下古今所同得之理

天下之達道 天下古今所共由之路



所以行之者一 一則誠而已 誠者只是誠實此三者三者之外更別無誠

愚旣爲大學總圖又作中庸達道達德之圖凡欲以
便於初學觀省之地也或者曰子於大學總其三綱
領八條目而成圖其體備矣今中庸則特擧其所謂
達道達德而已者意何居愚曰中庸固異乎大學浩
大繁密未易總而揭列於片楮之上而然天下之事
豈有出於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五典之外者而
天下之理又豈有加於知仁勇三德者乎然則所謂
達道達德旣未必不總中庸一書之旨而況誠者實
所以爲聖人天道之極致者則以是爲圖豈或有歉
於未備者乎或又曰大學圖旣依章句先揭綱領次

列條目矣中庸則先言達道次言達德而顧子之圖
達德居上達道居下者意何居愚曰善哉問也然愚
於此亦有說焉夫大學固當以序次分揭綱領條目
若中庸則章句雖先言達道而輒曰所以行之者三
仍言知仁勇之爲達德而又輒曰所以行之者一蓋
其因達道而推本於達德因達德而推本於誠者可
謂先淺而後深始輕而終重然則圖之上達德而下
達道雖似於倒實則爲順況五典者所謂天下古今
所共由之路三德者天下古今所同得之理未有路
之前理固有在者乎或又曰子之圖專以中庸所爲

論達道達德之文而爲之則併與本文所未見知與誠而揭而圖之者意何居愚曰智則知也一則誠也固不可謂不見於本文而況其下有生知學知等語又其下承之以誠身而天道人道之爲中庸宗旨者無非此誠則苟爲達道達德之圖捨知與誠而復奚爲或者無以更難也至於五典三德之圈而標之誠與行之重圈以別之諸圈之旁若下之書章句註疏中要語自仁而畫於行自智而畫於知自勇而畫於知又畫於行者及自行而畫而湊於五典者則蓋用大學圖之例而其以知仁勇三圈同入於誠之一大

圈之內者誠以三者之外更別無誠故也且念學問之道惟知與行而已虞夏之惟精惟一孔顏之博文約禮洛閩之窮理居敬凡皆是已然則知行二者如鳥兩翼如車兩輪固不可偏廢其一而然知者是知其所當行者行者是行其所已知者行是畢竟成就之事較知爲重而況章句旣言所以行之者則其所以歸重者又可見也今故列知於智之下行之傍而於行則稍異其位俾尤近於所列五典之上且自知至行畫而承之以示行之行其所已知而較重於知者是又此圖之例也觀者詳焉

大學三綱領八條目總圖

本

明明德

明明德新民皆當止於至善之地

格物

物理之極處無不到

欲致吾之知在卽物而窮其理

致知

極識

誠意

實心之所發

毋自欺

愼其獨

正心

身之所主敬而直之

以上皆所以修身

以上明明德之事

好而知

爲人君

止於仁

一家仁

一國興

仁

帥天下

以仁

仁人能

愛人能

止定靜安慮得

止於至善

末

新民

修身 其惡惡

齊家 齊家以下擧此而措之以下新民之事

而知其

美 當然之則

孝者所以事

君弟者所以

治國 事長慈者所

以使衆

平天下 絜矩之道

理財用人

明明德於天下

仁 惡人

仁者以

財發身

未有上

好仁而

下不好

義者

只是一箇道理在上便喚做仁在下便喚做義

右爲圖盖依章句序次既揭綱領於上又列條目於下而其以止於至善置之於明德新民之間而稍下者以其所謂皆當止於至善之地者而所以示總之之意也平列八條目而獨於修身稍上之者以其所謂正心以上皆所以修身齊家以下舉此而措之者而所以示修身爲自格物至平天下之宗也於所揭列綱條之旁若下各書章句及集註中要語而書之或大或細者所以別之也於諸綱條皆圈而標之而獨重圈於止於至善及修身者以其止善總明德新民修身爲諸條之宗故也

又自明德新民各起一畫而合湊於止於至善自修身至明德自齊家至新民又皆畫而承之自修身之左右正心若齊家其間又皆畫之以示夫脉絡之貫通者則無非所以遵依註說不敢或創出私意而竊欲使經一章傳十章之要法大旨瞭然於寸楮之上以便學者之觀省者然也且念大學之道固自格物明德以至有新民平天下之效而究其歸趣不過欲爲仁而已此於章句雖無所顯言處而顧於所謂仁之事不嘗累發而深明之其意亦可知也今姑就圖之下方揭仁之一字與上

之止於至善及修身同處於中行又加重圈又白
格物平天下各起一畫而合湊於仁又採章句中
言仁文字及小註要語列書於下至此而圖成矣
抑惟學問之道虞夏則執中孔曾則爲仁洛閩則
居敬而已然所謂中也仁也敬也雖各有所指異
其名義而其所以爲學則千聖相傳初無二法姑
以大學言之固所以爲仁者而雖不謂之爲仁而
謂之執中其有不可乎又雖不謂之執中而謂之
居敬其有不可乎此又學者之所不可不知故茲
幷錄之

北軒居士集卷之十五

